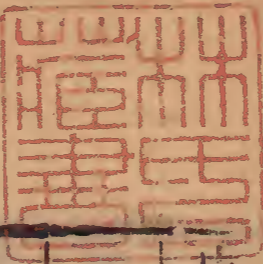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七

淺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予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
 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
 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
 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
 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間過粵中恣情山水
 間始信子厚非予欺而且恨永柳以外其他勝

槩猶多與永柳相頡頏且有過之者而卒無傳
焉抑可見天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併有
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
者可勝道哉

游黃溪記

起奇本史記西海夷傳晉一段末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
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
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
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
若頽頽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烏
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平狀樹益
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

以上次山水
以下始及黃
漸始末

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入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
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
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
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
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處乃俎豆之為立祠後
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
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公之探奇所嚮若神助

自余為僂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感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鈿鋤潭記

奇

鈿鋤潭在西山西其始蓋井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

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鉛鋤潭西小丘記

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鋤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日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
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
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馬噫以茲丘之勝致之一○補○真○新○澧鎬鄂杜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坳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
 引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
 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
 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溪、淵、日、作、上、處

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日恕巳日奉壹

袁家渴記

景奇興亦奇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鋸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
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
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

清荆川曰此
琴似子虛賦

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隳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清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

州收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點綴如明珠翠羽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闢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
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
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
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嶮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詭設吾有無以相辨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

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
 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嶽以而多石是二者余未
 信之遺音

自西山並峙於北流黃峯巖巖下石在二山其一西也

晉書之與氣及西國之見

小石山記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
 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
 亞缺圯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
 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為堂亭峭
 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眾
 山橫環嶠閣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
 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牖

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
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
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永州萬石亭記

崔公旣搜奇挾勝而子厚之文亦如此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
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
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歛仄以入綿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
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
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

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
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
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執是野睂危齒鯢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
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
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

漢之三○公○秋○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
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閤○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
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賤奏隸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全 是 敘 事 不 着 一 句 議 論 感 慨 却 澹 宕 風 雅
 古 之 州 治 在 薄 水 南 山 石 間 今 徙 在 水 北 直 平 四 十
 里 南 北 東 西 皆 水 匯 北 有 雙 山 夾 道 嶄 然 曰 背 石 山
 有 支 川 東 流 入 于 潯 水 潯 水 因 是 北 而 東 盡 大 壁 下
 其 壁 曰 龍 壁 其 下 多 秀 石 可 視 南 絕 水 有 山 無 麓 廣
 百 尋 高 五 丈 下 上 若 一 曰 甌 山 山 之 南 皆 大 山 多 奇
 又 南 且 西 曰 駕 鶴 山 壯 聳 環 立 古 州 治 負 焉 有 泉 在
 坎 下 常 盈 而 不 流 南 有 山 正 方 而 崇 類 屏 者 曰 屏 山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全是敘事不着一句議論感慨却澹宕風雅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
 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
 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
 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視南絕水。有山無麓。廣
 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
 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
 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

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
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
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
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爲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
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杵於上黑肌而赤
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櫟多楮多篔簹之

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
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
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
雷鳴西奔二十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多鱖雷山兩岸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
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疇用俎魚豆
彘修形糝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
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陜室曲有奧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
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
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奧
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

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壤雖小而點次亦奇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
 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神興夷之而又高凡
 持鋪者盡歿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譏山是寺之
 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教漢志有地長之
 占而亾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
 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此必野史帝乃令
 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

幸而處登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歿則彼持
鋪者其歿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
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曠達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
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
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
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
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
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

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
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
廣蓋方丈者二馬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
余謂昔之荆川曰論翻得音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
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
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
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

石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以佛旨爲案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
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
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
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
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
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

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旌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志步特數言托諷言外者無限深情轉處

妙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鑄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

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七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議辨

封建論

一篇強詞悍氣中間段絡却精爽議論却明

確千古絕作

大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日有初為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翻說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
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
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
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

以上原封建
之所由始

以下詳封建之弊

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間鼎之輕重者有之朕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罷侯置守秦有天

以下次郡縣之所由壞於以上秦漢及唐始終之弊而非其制之不著

以下抽情立論如後婦之類非子厚之說心刻書與

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原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其心雖鼓舞
不能到此

以下論四代
封建郡縣于
民之利病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
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
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覲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盡制罷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罷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建諸侯請問何說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賚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賚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先辨悉以下入正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二句一篇命
源把據處直
綴前

四維論

建議處自是精研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

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
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
此轉无詳悉
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
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
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本賈誼政事書
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守道論

的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
誤也夫皮冠諭切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
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
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

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面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應前經束

果矣

果矣

守節而夫官之事者此其非聖人之言也

曰守節不攻守官蓋亦爽其本矣未亦守官而夫節

各安其分而節盡於天不也且夫官也以其節也而

為一守其鄰而其品交牀難以全其工也此而與

正不為其亦不為則夫入亦不為不也而人亦不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

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

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

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

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

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

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
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
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
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
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
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降守
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
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尙也秦用張
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

子止趙盾之義

晉文公問守原議

精悍嚴謹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鞅以異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奉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
 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轉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
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
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興跡其所以敗轉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強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
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

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
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
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
辭則跪觚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
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
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
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柳文

十三

此議即韓公不可行於今半邊而精悍嚴緊
柳文之佳者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
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
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
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駁復讎議

柳文之佳者

此議即韓公不可行於今半邊而精悍嚴緊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
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
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
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柳文

卷八

十四

與誅莫得而金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
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
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
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
之育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
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
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總是折獄手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亦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此轉尤妙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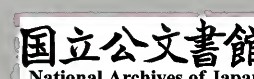
唐荆川曰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
又曰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桐葉封弟辯

此等文命嚴謹移易一字不得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轉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史佚成之

唐荆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

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論語辯二篇

此等辯析千年以來罕見者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
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
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
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
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

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魯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

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闕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文卷八
 辯列子
 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
 柳子厚為之辯析並有指歸可觀覽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
 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
 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辯列子

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
 柳子厚為之辯析並有指歸可觀覽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
 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
 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季咸等
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
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
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
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
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
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嘒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惜也柳子勞今刊去所為刊正者不傳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
 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
 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
 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
 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按其言益奇而道益隘使人狙
 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
 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
 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
 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
 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按其言益奇而道益隘使人狙
 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
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
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
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鵬冠子余
 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
 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
 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
 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
 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辯鵬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鵬冠子余
 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
 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
 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
 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
 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文
卷之八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八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說贊雜著

天說

類莊生之旨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
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菰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癯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
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
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
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
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
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又
穴爲偃溲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
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
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收撓而未嘗息其爲禍

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
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
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
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
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
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
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

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
 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
 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
 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
 痔草木耶

觀八駿圖說

俊逸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
 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
 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
 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
 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
 供頭若是者甚眾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

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
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
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
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
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
是亦人而已矣驕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
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供頭爲龍鳳麒麟螳
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
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
若牛若蛇若供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
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捕蛇者說

本孔子苛政猛於虎者之言而建此文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跛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

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衰而生
 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
 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
 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
 無一馬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馬與吾居十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馬非死而徙爾爾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

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馬其餘則
 熙熙而樂可游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柳子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

以為大其人... 柳子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

鶻說

柳子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
文亦可以刺世矣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
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
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左右
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跛馬縱之延其首以望
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

柳文 卷九

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
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
饑雅且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
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
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
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
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鴟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
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
其鳴聾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
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
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柳文卷九

說車贈楊誨之
子厚之文多峻峭鑿巖而骨理特深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
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
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
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
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
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
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朽山

說車贈楊誨之
子厚之文多峻峭鑿巖而骨理特深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
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
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
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
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
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
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朽山

柳文卷九

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載
巢馬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收載十
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
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
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
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
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
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

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平內若軸。攝之以剛。健
若蚤。引馬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
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
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
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
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
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
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

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

...

...

...

...

...

...

...

...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處尹知之吾不能言之然而子

厚揣摩亦綽有入思緻處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

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

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

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

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

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



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十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釐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與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阨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韓愈之文其氣自不可及也其辭亦不可及也其理亦不可及也其法亦不可及也其意亦不可及也其味亦不可及也其力亦不可及也其氣自不可及也其辭亦不可及也其理亦不可及也其法亦不可及也其意亦不可及也其味亦不可及也其力亦不可及也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子厚深服昌黎故其題如此亦其讓能之一也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者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

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詩者曰善戲謔兮不爲
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
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
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
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
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樵梨橘柚苦鹹酸
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
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
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馬而不爲

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
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
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
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
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
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
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晉問
 即漢魏以來七之遺也然所見不遠姑存之
 以見子厚詞賦之麗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
 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形勝之盛封太行倚之首
 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
 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馬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聳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

晉問

即漢魏以來七之遺也然所見不遠姑存之
 以見子厚詞賦之麗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
 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形勝之盛封太行倚之首
 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
 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馬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聳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

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覩關
 蹠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綠紆徐夷延若飛
 戴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
 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
 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龍
 鼉詭怪于于汨汨騰倒蹶越委泊涯涘呀呬欲納摧
 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撼鷁于巖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瀚汗洞踏

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橦檣
 之所御鱗川林壑墮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云云
 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
 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
 也願聞其他

兵部之利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
 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鏃為鏃為鑿為鑿出太白徵蓐
 收召招搖伏虫尤肅肅襪襪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

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
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
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
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跼墜飛鳥
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
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羣夷技擊節制
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
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土塞氣勁崖坼谷裂草
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號號溶溶紘紘
輻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醜駢然而陰炳
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
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
止羣飲源稿迴食野赭浴川感浪噴震播灑漬漬馬
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恂開合萬狀喜者
鵠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

扶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攬地
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
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蝨集啾啾
漶漶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
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
以樂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
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
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

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澗內貞瀋
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歎
傾礪壑之紆縈凌嶢岈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澹根絞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
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栝填層谿丁丁登登礧
礧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泐泐洶
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
者札屨捎殺摧碎坎圯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鷓鴣鷺鷥號鳴飛翔羆豸虎兕奔觸警慄

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稍危。顛芟繁柯，乘木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感，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梓首軒尾，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魚膾之精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留麗呈，織紕其間。巨舟軒昂，伉伉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白鼃，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感騰天。彌圍掉躡，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
摘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
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
就嚮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
散遠去若夫魴鱮鮪鯉鯉鱧魴鱉之瑣屑茂裂者夫
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
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則揜鼻感頰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
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鹽味之多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
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邈瀾紛屬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
延布脉寫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庫漫壠冒塊泱泱
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溲瀛沛濺偃然成淵漑然
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
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纂纂奮饋離析鍛圭椎

璧眩轉的礫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水裂電碎龍
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坻日
晶熠煜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
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嚶乎滌乎狂山太
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
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
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
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

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
安其常而得所欲照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
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
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先之以霸功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

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
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
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明行所嚮達禁止

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
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響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
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
之則震飾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
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
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
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
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搜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
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

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
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不怒有昌言儆
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

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
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
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
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於遠而周
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
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
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
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九

